皇清奏議

請定經制疏順治二年

李運長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題為開創之天下必建開創之徽猷亟宜參酌前規詳定經制以成聖朝治理事臣惟治天下之道立綱陳紀而已矣況值鼎新革故之交建創業垂統之烈若使張弛任意舉措非方將何以令信一時憲昭百世皇上丕膺大統肇有區夏海宇之内咸仰維新乃國家經制尚未參詳諸司政令罔歸畫一蓋有綸綍已頒猶依違未決六曹關會多呼應不通此無他總以經制未定無所遵循故耳伏乞勅下六部倂會同諸司參定經制鑒歷朝之淑軌成一代之新模如用人乃國之首務須先定官制立官方而後銓選考功之法得以精核更求不限資格不外資格而臧否不淆所

官惟賢稅歛賦入之供皆取惟正度支出納當思利用厚
生至于各衙門皆有經政必有經費今概歸農部則庶務
有或廢或舉之虞五禮修明必不淫不忝禮尚威儀體統
名分之所關即僭竊罷凌之所伏不可不嚴以立其防也
部省守禦莫踰軍屯今招撫之兵解散則多無所歸安集
則莫與為業亟當考古寓兵於農之法而行之則以耕代
守消弭備禦之術咸在於中矣至於刑惟慎恤今罪之輕
重聽口譯於通官人之死生憑臆斷於司寇律例之頒更
宜亟耳其餘大小文武咸令審定規制申明職掌俾恪盡
乃職毋致曠廢將百寮濟濟共襄協贊亮工熙載之盛可
見於今日也臣草茅下士章句腐流自知芻蕘無當
厠冀伏望　聖上採擇施行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吳達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爲特糾奸貪大臣以肅政本事竊惟憂國奉公者宅揆之職改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　恩隆特簡猶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國禍民如今日之馮銓者也銓爲逆璫魏忠賢乾兒陰謀篡弑載之大案炳如日星今蒙　皇上特恩列於內院四海浩歎咸曰刁璫餘孽豈堪爲開基元老辱　朝廷而羞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冀其痛改前非式虔心精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意國家不謂奸貪故習終不少移愈趨而下也謹摭確見實跡條列具陳一曰公孤燮理陰陽今京師半年之中霪雨雷電異常各省氷雹水災疊告我　皇上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干天意此災變之來乃臣子邪氣所致銓泄泄弗圖修省視若故常誰職寅亮而不一思咎此宋奸相王安石天變

不足畏之故智也一曰綸扉之地　王言綸綍所關令
章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廣巡撫及
留賢臣范文程等兩疏甚切而不奉　俞旨非銓攬權
自負票擬在手使人畏懼逢迎何以專擅至此一曰賄賂
乃　新朝痛恨有犯必誅銓於姜瓖歸順時曾遣心腹至
其家索饋三萬兩許其封拜瓖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
拂其意當　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
且封拜何事而可以賄營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賄可
概見矣然而瓖終不敢明言於　上前惟懼銓之報之
耳今瓖現在可問也一曰　朝廷虛心國事委用漢臣
是曰是非曰非所以明賞罰而戒朋比也茍有人心何忍
上欺　君父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
院所見外庭所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然行賄受賄

臣屬賊閹而朋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朝廷任用之至
意一曰臣姘阮大鋮昔為逆賊謀逆今附馬士英為南司
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兩喪家邦之人也歸順者無
其名知窮兇所懷何意乃銓懸懸注望其來慶屬南行者
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黨屠戮善類虐陷
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
奠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　國家乎一曰密勿之內政
本所關豈大臣結納貴緣之地銓乃令其子馮源淮擅入
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并中書等官宴遊很已
珍錯水陸交獻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結納地也如
此則銓昔日之故態猶在矣咫尺　天威而橫行無忌
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權賄又何如哉要此乃
臣所親知者至外議喧騰貪婪萬狀臣固不敢輕以風聞

入　告也夫銓居政府今已年餘　皇上聰明天縱
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洲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矚小人
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沽名以淆　天聽
實見奸臣在位國事必且日非　皇上一段爲民代罪
苦心為此一人累敗致　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
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
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子孫建無窮之業臣即言出
禍隨甘之如薺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待　命之至

敬陳保邦富國要圖順治二年　李運長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題為敬陳保邦富國之要以
圖久安長治事臣惟保邦在於裕民富國在於通商未有
百姓困窮商旅畏避而能坐擁富有安享太平者也明季
度支百出正供之外乃有遼練剿餉種種加派尚直關課

頓增數倍小民終歲勤苦不足以給誅求商賈厚本貿遷
不足以權子母我　皇上子惠遺黎　恩詔蠲充仰見
救民水火之　盛心今乃澤未下究弊端漸復竊聞直
省州縣易判絲等稅爲華豆等名色加徵如故詢諸外來
士民大抵皆然非止一處夫兵荒旱潦小民生息幾何尚
堪此重困與至於關徵課重則諸賈計利亦重利重則物
價必貴課輕則諸賈計利亦輕利輕則物價必賤明初商
課至輕後猶累增極重　清朝開創之始宜盡革加增
之弊以蘇商困而布　寬仁近如務關船課不論商民
而且濫及回空將百貨騰踊民用匱絀日益甚矣更有不
可訓者京城奸民假充經商投入　王府以恣非爲布黨
四嚮偵貨將至羣遮於數百里外名爲平買實皆倍售夫
行商跋涉迢遞不憚艱辛入都貿易爲厚利耳今拒之中

途攘其厚利諸商孰不怨悵而思裹足在宵小輩不過專利以奉 上不知利歸於上必害歸於下商虧民病百姓愁苦豈 朝廷恤民之初意耶伏乞 皇上留心遠大力除弊政加惠商民為保邦富國之至計將見汶梁遍野共球萬國上下殷足永祚無疆矣臣矢盡讜忠罔知忌諱惟 皇上垂納焉

敬陳兵民兩便之法 順治二年 朱鼎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心愛民無已敬陳兵民兩便之法以恤窮黎以成 盛治事竊謂國之本係於民而民之本係於恒產故田園廬舍民之性命繫焉性命固而國之元氣因之我 皇上視民如傷饑溺猶己議蠲議赦未已也近讀 聖諭復惓惓於土寇不即息滅黎庶未盡安寘於山左山右江南北直隸安

置滿洲大兵以為靖盜安民之計倘亦倣古兵農合一遺
意乎而臣更有慮者百姓自經闖寇之後奄奄待斃幸
天兵一臨出湯火而衽席之民已覩敉寧之休矣顧驚
鴻甫集一聞大兵至止或不禁皇皇靡措也故比屋接壤
而居最患調停失宜臣往見畿輔之通去冬今春換地換
房控籲 天聽者不知凡幾況千里之外一有失所寧
無嘆箕泣斗而嗟 君門萬里者乎懇乞 嚴勅清
漢官協同州縣有司履畝清查果係無主荒地然後踏入
其有已經闢墾小民耕種為業者悉行查免若或各住一
方民間器糧衣服聽民搬運勿致有黃烏無依之悲至於
大兵既駐統於各旗下自無虞躍治然既遠居直省似宜
編入氓戶聽有司之約束如事有不便地方者輕則拘讞
審理明判曲直重則詳撫按具疏入 告夫既滿漢一

家率土皆臣無分滿漢之民皆我　皇上之民亦無分
滿漢之臣皆我　皇上之臣有君子以治野人有野人
以養君子分固應爾如此不病兵亦不厲民將見鄉田同
井相友相助何滿何漢熙熙然共遊化日而盜靖民寧豈
非久安長治之盛軌哉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明採
賓施行

請定江南賦役疏　順治二年　　趙弘文

巡撫蘇松等處試監察御史臣趙弘文謹　題為王道本
乎人情召好莫先去惡謹抒一得之愚仰祈　聖明採
擇事竊閱先賢論治嘗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
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
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清以明斷開國遠邁前代惟是
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弘文因斟酌時宜亦曰治天下有

要去太去甚機而已矣何言乎機也小民愚頑何知至計惟見有利於己者使思就之晝夜沉思儘多深願不可必得之事見有害於己者輒思去之輾轉彷徨中多忍死難言之苦惟審於去就之間略加存恤而天下之精神心志盡維繫於　皇上而不可解古之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賦役言之明朝開基收取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極重之糧溷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畝三斗七升五合遂貽民間三百年未有之苦況目前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恐富者貧而貧者死此亦同歸於盡之勢也伏乞　勅部詳核或照宋元舊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攝人心之第一義也賦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閱邸報見保撫

郝晉有優免太濫一疏奉　聖旨這本說優免太濫致

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爲厲民宜嚴加禁革此後再有違犯

若該撫按即將濫免之人並才　　官一體叅究不許狥情

故縱戶部知道欽遵在案是撫臣以賦言臣復以役言也

竊照江南有官戶有民戶役有于戶民戶當差此不必言

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稱官戶會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

今且過萬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然矣且本

宦果有是田免之可也迺纔登仕籍原屬寒素而一切大

姓富室盡寄其門出平日力役之費以供本官薪水之資

里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戶其如將

欲投獻轉苦無資者何也且本官云没可以已矣又巧立

子戶之名一世再世長此安窮南中小民何道不爲溝中

之瘠也此等濫觴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爲尤甚伏乞

下部議覆如果臣言有裨地方卿詳定某官應免若干畝此外與百姓一體當差計品詳列著為 令甲敢有從前攷獻定以欺隱治罪如本官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嘆矣

請崇寬厚以御下疏順治二年 朱鼎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開 國宜崇寬厚御下自有大體敬陳末議以佐治平事竊聞尊賢禮士帝王之休風故從來享國祚之長者無過於成周而當時著之方策者親親而下即曰敬大臣體羣臣以故至今誦美太和在成周宇宙閒夫敬非徒高爵厚祿已也平時則師保以尊之即有過尚有八議以宥之至於羣臣則如股肱之捍元首勿忍剪傷勿忍蹴辱非極貪惡敗類斷無輕付刑曹者哉 皇上求賢若渴俊乂盈廷亦云盛矣而獨

其一掛彈章無問事之大小無論濟之尊卑悉付秋曹鞫審夫　雷霆雨露合之皆　君父之恩臣亦何敢言用法之過當而獨計古帝王所云敬之體之者當不若是也夫既在貴寵之位　天子亦當改容而禮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忽值有過輕則付考功可也重則或廷議亦可也而乃概付刑曹與囚隸為伍亦何顏再立於吏民之上哉不惟非所以作忠亦非所以尊　朝廷名器也漢臣有言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故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似此刑曹有權而師濟無色不亦深可太息乎哉在我　皇上不過曰法者天下之公廷尉天下之平也今刑曹已不堪問矣律令未頒而祇聽通事之口傳上下其手陰陽其術無辜者或以賀之而羅法網巨惡者或

以重背而溺誅經懲國知之而不敢言將來未知終何局也可令人痛哭流涕者此也懇乞　皇上養歉大之休愚臣下以禮且律令吏須令通事無所闇其手庶卜年卜世成周不得專美於前矣伏惟　聖明採宥施行

請定經制以清積蠹疏　順治三年　張懋熺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張懋熺謹　題為錢糧原有定額察核歸在簡易據現在之方冊參新行之條例　經制可以立定積蠹可以立清事臣閱邸報竊見　皇上加意元元以各直省錢糧冊籍無存增減任意　特遣大臣徹底清查在內在外嚴行稽核刊定賦役全書俾法制畫一民生永賴仰見我　皇上經國愛民加意財賦當開闢之初立久遠之謀誠今日之第一要務顧天下財賦至繁至難理清頭緒亦簡亦易以舊冊為底本以新例為

參考先定其入數而後清其出數案簿有據則官吏無所肆其貪猾小民不復困於濫派矣前朝有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通行天下彙藏戶部財賦出入之數纖悉備具今府縣之籍存去不可考戶部所藏者現在雖經兵火未闕其數但取其册一加披閱條款原明除三餉之濫加者一筆勾註外其原額起解存留一定之規無容增減則入數已清十之八九矣其餘欵有不同者不過因革損益之間通融參差之數耳如昔有九邊之餉而今無也昔有京營之餉而今無也昔有宗祿之費而今無也昔有靴帽之賜器皿之造而今無也此間之在內該衙門而可知者也如屯衛之租昔屬之軍而今屬之有司也圈撥之地或以他縣抵補或虛懸竟未抵補也荒熟地畝之不同也蠲免分數之不一也此間之在外各督撫而可知者也明開款項

數條令之登對清楚出入相符總撒相投除收相合今昔
相準明白直捷勒成一書然後知是書而問在內該衙門
各項作何收支某項作何銷算不容游移於定額之中則
國用常足矣知是書而行之在外該衙門起解者有無
批迴存留者有無挪移不容濫加於定數之外則民生不
困矣若不據舊冊清釐漫令開送中報隱漏淆亂徒滋駁
查動經歲月且猶視見明年曾查錢糧設官專司其事徹
催府縣嚴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冊者及催提冊
至又溷揆欺隱日費參駁竟未清楚蓋撫按取之府縣府
縣委之吏胥利在藏奸不利釐弊雖　新朝法令森嚴
不同明季而官吏貪猾成風終不肯和盤托出駁正愈嚴
歲月愈久弊竇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
取舊冊　經制早定一日民困早甦一日矣然方冊既備

句銷慮封不可任之吏胥必得公廉敏練之才以資元勳

輔臣之協理戶部漢官侍郎原額三員今止有謝啟光一

人雖有兼人之才豈能分身而應必令現缺補足官皆備

員而無虛位則事有專司而局可立結矣臣誠見財賦關

於

國計之盈絀民生之利害不禁縷縷過計伏惟

勅下該部酌採覆議施行

請將屯田王屯歸併民田議順治三年馮兆煃

巡撫湖北試監察御史臣馮兆煃謹題為酌議屯田王

田歸併民田徵收以大一統之規以永萬年之業事竊惟

天下地土俱係民田緣明時事定封功有指揮千百戶分

發各衛所派有隨守軍丁撥田養贍官世廕襲軍世頂補

是名屯田再因宗室繁衍分封各處撥田養贍是名王田

今我

皇上享有四海之福開萬年之基尺地莫非王

土一民莫非王臣而猶有指揮千百戶之名而猶有屯田王田之別不惟非理也亦非法也且民田已沐我 皇上如天之仁經畫之德止照萬歷年中則例徵收其餘加派一概罷除而屯田有屯租有屯餉有屯糧有屯米之擾王田有官租有養贍有新例有鵝鴨食之煩不得與民田一視同仁所當亟為歸併民田者也請凡坐落在州者歸併與州坐落在縣者歸併與縣照民田則例一併徵收庶見普天率土之義無恩德不均之嘆抑臣更有請者凡明時指揮千百戶近有現存者如果技藝精熟膂力過人者着赴兵部考選敘用其餘與軍丁俱歸民籍當差不得仍前世為應襲世為頂補如云各衛官軍原為城守之用勢不可去莫若衛所之名仍如其舊俟大定之後酌地方之衝僻議官軍之多寡另立 清朝官兵作城守之計伏

祈　勅下户兵二部速為議覆　俞允頒行臣㙯無任悚惶待　命之至

謹陳治平三大要順治三年　衛周胤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為敬陳治平三大要伏乞　勅行以定一統事自古大有為之主應天順人肇造區夏無不以根本為先務馭民以德而不以威服人以心而不以力圖事以久大而不以近小祈天永命治效丕彰我　皇上承乾奠鼎三年於茲宜化治若神四方響應而遠者江浙秦楚寇氛未靖閩廣巴蜀梗化未歸近者　畿甸肘腋人情張皇　京城閭巷訛言熵布尚煩　睿慮焦憂者何也臣進而陳其三事一曰尊體統立綱陳紀出治大原貴賤尊卑等威秩然今經制未定人心玩瀆體不尊而民不畏民不畏而法不立微賤

與尊貴爭道而馳工商與官紳接踵而行甚而小大凌夷上下倒置如近日因盜賊而處監司撫按白簡不靈挾私讐而噬總督　朝廷名分盡滅何以馴天下囂競之氣乎亟宜著畫一之令使綱維森肅至　京師為四方之本尤宜持立大體整修人紀為宇內觀型者也一曰澄官方張官置吏立政先圖因才器使庶官董正今異途並進雜而多端官生陞遷竟同科目監吏濫竽多除正印甚而歲貢無論年力直授推知保舉係何出身尚列考選　計典綫行昏庸醜惡臣查各省送到大計進　表文冊開列闒茸甚多乞　勅吏部查明出缺吏乞　勅行各撫按嚴行甄別無事養癱況新科殿額英賢雲集無使明經雜流器日盈而橐日潤也一曰收人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財賦未清四地多佔婦子流離哭聲滿路　皇上救

民水火而登之衽席矣豈忍復置膜外而坐視失所乎況五百里內派草派豆派車派斗供應已苦而圈地佔房生氣索然且滿漢文移一事兩行而滿兵踵至地方者一日有數票勢必無地無地則無民無民則無賦惟正之供有虧根本之傷實甚不特此也甚而在籍鄉紳裹足不前會試舉人匿影而避士人既有薄視功名之心良民失業挺而走險富室無產漸亦爲非百姓亦有輕擲性命之意何以聯屬宇內之人心乎思從前丕應徯志不呼而自集者何故思邇來渙散觀望搖擺而未定者何故致治大端略可觀矣伏乞　廟堂旁宣德意軫念民生滿漢一家無分畛域近悅遠來在此舉矣臣叨言官職守所關謹陳切要者如此惟乞　聖明採納施行

請羅人才備大僚疏順治三年　向玉軒

吏科都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題為人才收拾宜先大僚協理當設謹陳末議以備 採擇事竊以開創之主首禮賢材以崇人望蓋人望歸則天下定矣臣不暇遠引惟稽明太祖渡江首用陶安劉基宋濂等以備顧問故遐邇向化人情帖然元世祖命伯顏下江南首先戒以不殺旋即遣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遂薦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隨時擢用一時士流稱慶江左歸心今江南省與江浙湖廣入我版圖業已經歲其境内人才久入撫按薦剡而迄今竟無一人至者是以人心疑畏叛服靡常臣愚以為
皇上宜於數省鄉紳確查先朝名碩果衰叢雜前者不妨或遣官或令有司存問以示優禮至意至於年力方壯才望著聞者在 朝廷則當責撫按在撫按則當責監司守令務令刻期起程款趣就道毋使徘徊越趄滋人疑

端即如江西一二士紳以招致不早因而挺險此亦一證也其江浙湖廣之鄉試斷未有過今秋者當即勑督學臣急為考校以便舉行試典使多士輸誠英雄入彀士紳來則人心安故臣謂人才收拾宜先也至於朝廷爵祿留以待賢能非止重名器今漢官獨有侍郎無尚書遂致庶務多有未舉況一統之業政事日煩而尚書止滿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非束於格而不及任即制於分而不敢言臣觀皇上設官分職原屬滿漢兼任即如通政司亦有漢官正堂同管即務深為得體臣愚以六部正堂亦宜於漢官中各設協理尚書一員俾與滿洲承政叅酌庶務至都察院一官風憲所關亦宜並設左都御史一員以協理總憲外此而大小衙門滿漢均設以滿官之執持兼漢官之明練庶凡事有將伯之助同寅著協恭之誼

且所以優賢勞而疏仕路臣故謂大僚協理當設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治東南水利疏　順治三年　　土國寶

欽差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土國寶謹　題為懇　勅治東南水利以

惠民生以足　國用事竊惟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

南財賦皆資水利蓋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而

國用不足其關係誠非細故臣熟知三吳地形夏潦秋

霪山水橫發田疇淹沒郡民離困若不可言揆厥所由蓋

以下流淤塞隄岸傾頹疏導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

致此耳臣按疏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

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

於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濫淹沒禾稼為害非淺鮮也相

其利害為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為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也若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旁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弘治七年一為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為疏濬後來白茆潮沙積壅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瞭然洞見者也今計疏濬白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既濬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滯向來渰沒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隄岸並為要切先儒常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

之利潦則閘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要知圍田全恃乎隄岸隄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永堅則旱可車水以入潦可車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雖赳桓之資腐

皇上之重委　勅諭諄諄敢遵前朝舊制一一陳奏夫疏水築隄工力不無煩費而量此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之水利一行則稼穡登稼穡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之樂頌

清朝永安之利免宵旰之憂矣　國家大衆非臣一一己臆愚所敢輕議也　命廷臣詳議定策並容臣一一細按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不得虛應故事務期確當然後申報請　旨奏平成之功垂不易之典也

請嚴飭守令重處貪屠疏　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嚴飭守令以勵官箴重

廣貪庸以清民害事臣惟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安危係守令之賢否我
皇上取天下於明室衰亂之後勵精圖治銳意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盡其職積弊未除實政未舉有負
皇上望治之誠臣以新進儒生不識忌避敢為
皇上痛陳之夫為朝廷教養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徠流亡者乎有能開墾荒蕪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樹藝者乎有能稽覈戶口者乎有能均平賦稅者乎有能輕省徭役者乎有能驅除盜賊者乎有能抑制豪强者乎有能禁戢衙蠹者乎有能賑恤災患者乎有能救濟孤寡者乎有能修濬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橋梁者乎有能興舉學校者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責臣非刻論天下知其未有能舉行者也即其善者不過急賦斂聽獄訟謹簿書而已至

於貪酷恣虐朘膏血以肥己昏庸罷軟縱虎狼而噬人守令如此百姓安所得生乎惟請　勅下該部申明守令職事嚴行撫按急加督課務令實心任事勿尚虛文仍於臣所言十五事分別多寡用為殿最如全行者為上一半者為次少者為下上者許巡按御史不時特薦次者復

命保舉下者論劾如此庶人知職事實政舉行積弊自除矣若夫貪酷恣虐以拏問重處蓋凡輩以市井無行濫盜名器一入仕籍即亟涎民髓及橐槖充滿自揣不過罷官而已歸買良田美宅揚揚得計是罷職反投其願也臣請自今如巡贓官不論徒罪必如數追出助餉依律問罪贓至五七百兩者必籍沒資產使彼有身家子孫之慮庶貪殘斂跡守法矣若昏庸罷軟必　題參斥革蓋此輩以老憊聾瞶諛僭亟寄任憑書吏縱橫滿堂皆官較貪吏雖

未得財而誤國殃民為害更大今法止降調前僻夫何地非
皇上之疆土何民非
皇上之赤子且簡僻之地窮鄉下邑悉無告窮民以此輩治之是益重其窮矣况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必欲姑息如此也臣請自後如遇老邁龍鍾即行斥革不必降調庶人知鼓勵不致因循廢弛矣伏候
聖明鑒宥採納焉
請速禁止異端訛言疏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速禁異端止訛言以安人心事臣思天下教化一而後風俗同人心安而後根本固臣觀明末教化不興風俗大壞異端蜂起有所謂白蓮教者有所謂大成教者有所謂混元教者有所謂無為教者種種名色不能枚舉此輩以游手奸民妄稱教主聚衆招羣男女混雜不分晝夜私印經卷訛言滋興人心煽惑

良民不安生理不務耕作燒香禮懺不曰此處有活佛則
曰來世生真主或謂目下天降異災人死九分或謂幾時
國動大兵殺盡大半愚民無知聽其招搖任其魚肉抛家
棄業生計鮮少或起逆謀者有之或從盜賊者有之如李
自成之逆惡劉合營之大盜悉屬此類明明可鑒者也至
於賣藥施符造言生事如去年倏云洗民倏云攖城皆屬
此輩揑造訛言而小民愚蠢不辯虛實即為摇動離家喪
產爭相隨逐以為得生究為哄騙此真奸民之尤者也臣
昨出街回家聞逺聞議論鼎沸臣即差人密訪皆云
皇上將搜民間佛像滿城驚疑或將紙像盡焚或將銅佛
送寄寺廟投入溝井甚至有將宗祖遺容焚燬抛棄其間
奸棍結把搜番乘機打刼滿京揺動第恐　朝廷一有
禁革必下　明旨不知此語從何得來必係異端教主

黄鼓煽惑造作飛言使人心驚慌復欲呼黨引類别生事端耳臣聞之不勝驚愕特夜草疏具　題伏乞在京速勅都察院五城御史及鑾儀衛巡捕等衙門嚴緝造言妖道曉諭居民各安生理在外　勅撫按及地方等官嚴加禁諭使小民務耕作孝父母睦鄉里勿聽妖道煽惑如遇各色教門即行拏問處以重罪如此庶異端屏絶教化大明人心安静根本永固杜漸防微之大端也伏候

聖明速賜施行

請禁訪役疏順治三年　張國憲

吏科給事中臣張國憲謹　題為亟禁訪役以釐前弊以正職掌事臣聞官各有守勢則滋擾明朝錦衣之設也初以備儀衛重警蹕而已嗣後日近左右漸竊事權巧私入告小信結主天下臣民重足而立蓋此輩半出棍徒巧於

揑造或誘人妄首引之成詞或窺人厚藏詐之使賄或以無為有私拷示威或以是為非飽橐肓法勢之兇横如虎如狼計之羅織如鬼如蜮迄今言及厰衛猶有悚然驚愕然嘆者幸我
皇上洞見前弊易錦衣為鑾儀仰見
聖睿淵徹令此輩頓忘思義洗滌肺腸盡其職掌無復再逞故智也臣等辦事科中聞有緝事員役在内院門首訪察　賜畫夫　賜畫特典也内院重地也有何弊端容其緝訪内院可訪則在外有司何所不至哉此而不禁弊將更甚前朝矣况今各衙門滿漢同堂精白一心凡有舉動中外咸見人何用此輩緝訪無非欲因循假借為之漸復舊習而已伏乞
皇上嚴勅該衙門令執事員役各盡鑾儀職業無復侵預别事如有大奸巨惡悖紀犯法者專責應治有司庶小人不得行其奸有裨
聖政

匪淺鮮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弭盜疏 順治三年

盧鑄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盧鑄謹 題為一統之勢已成王會之典伊始謹陳弭盜之方以佐蕩平之治事竊以天下之勢始於 京畿達乎四方抑治天下之勢樹之風聲遵乎道路昔明之已事寇與兵二者交熾已寇之失也始不過截刦而有司不之制繼而且揭竿矣繼而且屠城矣兵之失也始亦不過截刦而有司不以聞未幾而從逆矣未幾而倒戈矣夫兵與寇無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幸值我 皇上神明天縱海宇混一拮据綢繆提封萬里臣一介草茅遭逢異數甫兩南宮旋置西臺有知不言非臣職也非臣心也茲當 輯瑞之期思夫 邦畿之內萬國來同且公車至止冠蓋如何澄清者而乃截刦肆行旁

若無人也夫响馬之徒自昔有之然要不過以四方之人飄忽出没於千里之外得財之後復窮日之力爲歸散耳且斥堠望鄉兵得而蹤之跡伏叢莽有司得而治之固未有鮮衣怒馬呼羣引類冒承兵之裝束假滿洲之聲語道路側目地方袖手如今日之甚者臣又恐其民與寇無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也伏惟我

皇上電鑒而嚴飭之問百里以外各州縣地方朝而劫人夕而颺去者果盡慣寇出没乎抑有土著而莫敢誰何者該州縣何無捕剿該道府何無申飭問

國門以外如大井等地方強弩鳴張勁羽雀起者果盡綠林强暴乎抑有逃伍而恃勢雄行者各營陣自有部曲各將領自有稽查臣恐商旅宵泣行人夜號傷道路之心者小而皇華褢足郵傳委塗損

興朝之治者大也

敕該衙門轉行各撫按凡遇

寇叔無論盜之冒兵與兵之為盜務拔本塞源勿使滋蔓
則候尉一於東西車書合乎南北其於新治未必無小補
矣臣新進迂疎漫無忌諱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再陳滅賊要着順治四年　　　吳　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再陳滅賊要着仰
祈　聖聽刻期掃蕩以固邦本事臣竊惟山東今日滅
賊情形有必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有未嘗不可使必滅之
勢有所以使之必滅之勢令者大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
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大兵之力不
能滅賊也臣目擊其事心中如疚如焚前疏已粗陳其概
令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條悉詳之東省為　畿輔咽
喉而四方人心觀望在此一舉登萊兩郡今已有蠢蠢思
動者矣況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遷延使人疑大兵雖發

無如賊何以訛傳訛反側于後安所忌憚臣所謂賊有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是也茲者大兵之出賊即飄逝師行西南賊援東北甚而匿跡山崖堵截鳥道使我兵不能馳騁進則矢石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非不懼大兵而云然者彼既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攖則必勝之機操之在我茍使一旦相當料無不立制其死命矣臣所謂賊未嘗有不可使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慮無不勞此朝食而猶遲遲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眾多需當事者之請益歟大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百足以當千自出師以來見賊如刈蒿草而無如賊騎之善逸也彼以步賊當先狡為自脫之計誠使釋步賊而直追騎賊則其飄颻之術自窮所云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馬其在今日當勿貪小利而遺大害也我師之振旅而南忽然北有告陷之

報又豈非偵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綫之
不可忽矣賊之奸細處處密布豈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
人其領袖耳近者省城已搜獲府快張奎龍斬首矣在衙
役中尚然至於積賊宂撫狠心豈可復測且不特此也賊
布奸細以多其耳目我反不設偵探一役我出師某日賊
知之我行師某向賊知之我出師而賊避我我不知也我
行師歸而賊尾我我不知也臣見梅勤駐省時焦心攢眉
謂撫臣與臣曰　朝廷命我勦賊何安坐於此而撫臣
亦懸懸坐待各縣塘報之至以卜出師之期嗟乎賊至其
縣縣官能則登陴閉門聽其焚刼村莊縣官不能有袖手
待陷耳必俟塘報至乃始厲兵秣馬抵賊所掠之地賊已
飽颺而去大兵縱萬人敵手不遇虎狼安所逞其勇畧況
師行又早有漏洩者也是故賊綫絕則師行密師行密則

分兵以夾擊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實擊虛之計亦自窮至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抑其中矢雨石擊搜山之説因而自弭臣竊以為不然山之險隘而難攻也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問賊盤踞此山必不出否不過懼我兵之一足當百百足當千依此為避死地耳兵退而賊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則追逐所至若佯為振旅而歸者使間諜伺其出以迎擊之復預使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出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伏以盡絕其歸路夫有大兵以邀之於前又有伏兵以斷之於後賊即狡能從空而遁乎臣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可以使之必滅之勢又此矣總之臨陣斬獲者大兵也發縱指示者撫臣也為夾擊為設伏臨陣相機調

度者左右營將也為嚮導為間諜責在各道府州縣於本
地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不
使陽順陰叛之賊得與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
豪傑作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誚今者營中受撫之賊皮
骨易畫此中叵測誠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
賊渠之首以為信其懸級而來衆相認為某賊此順者也
其期期無以報命即陽順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只此一
法若以嚮導寄之則非為我嚮導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
所以屢陣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此之故哉至於招
安一事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
山左草竊遂使大兵無如彼何而議招安辱　國靈而長
奸魄莫此為甚臣已苦口為撫臣痛哭流涕言之猶賴
皇上睿鑒高懸為固本盜邦之遠計令日之事宜剿不

宜撫宜急剿不宜緩剿周蔡等賊渠授首而賊中頭目尤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當此之時脅從者誅不勝誅因而徐議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養虎以至今日幸蒙皇上發大兵一駐濟省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大創一番以絕反側于四方觀望之心臣不知其可矣臣接報賊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見當事仰屋空嗟憂思無路又不勝其懼敢直矢狂愚上瀆聖聽不自知其涕淚之交集也

皇清奏議卷二

急復驛遞原額疏順治四年

羅國士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羅國士謹題為急復驛遞原額以蘇民困以疏國脈以維久安長治事臣惟百姓國家之根本驛遞國家之血脈皇上統天之始力除煩苛務令遺黎有輕徭薄賦之休而驛站錢糧獨不議蠲誠灼驛遞為第一緊要急務矣乃中國輿圖為四達之咽喉郵傳如織應接不暇又值王師屢出河工告急派糧扦派捎草轉運數百里外其一二僅存之孑遺困於征輸顛仆道塗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幾何矣然河伯之效靈有日天戈之蕩定可期兩者可冀息肩惟驛遞差使日增額缺日絀在有司無米難炊不得不重取之百姓在百姓迫於追呼敲朴勢不得不剜心頭之肉醫眼前之瘡

臣馬首所至告協濟告設處百姓固呼搶若崩臣亦哽咽欲絶使

皇上覩此情形不知幾爲隔沸矣然地方凋瘵略同協濟固屬西江之水錢糧額數有限設處又爲無藝之徵及查河南省驛遞原額每年共銀五十六萬二千一百餘兩又浙江等處每年協濟豫省南馬銀一萬二千餘兩今南馬已不可問矣見在徵熟又止有八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矣夫以四征不庭之日羽書旁午而以此寥寥遺供數十餘萬之錢糧此萬萬不能行者臣屢檄驛傳道臣徐爲卿確議今據投臣一呈大約稱苦稱難憂民褰國不得已聊爲徵七免三之議固已備極苦心但徵七則仍加派矣詃加派於今日無乃饑而食烏喙乎使徵七而足且不可行況徵七而亦不足乎

皇上定萬世之業以恤民爲第一義斷斷無加派之議乃今國機務四年來

仍循是目前支吾之計尚未盡經久無弊之法豈盛世所宜哉臣請勑下該司不拘何項錢糧必先足驛遞一項然後議各項之存留起解使百姓得以休息有司得以撫養三年之內熟地日多賦額自充即盡復昔日之額可也此不獨中州當行江北諸省均當行之如是則百姓無加派之苦驛道無阻滯之虞國家久安長治恆必繇之矣

請再展例蠲荒疏順治四年　吳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題為漕糧萬分難緩民命旦夕莫支仰祈皇上再行蠲荒之例一年以甦孑遺事臣聞漕糧為京庾所寄非若別項供輸可比而山左適值賊難初平又非若他省承平可方是談漕務於今日非獨司農知其急微臣亦知其重且大者也而談東省

民命於今日非獨臣接部者目擊其傷　九重之上亦心悲其可憐思援手而亟拯之也以故招撫之　諭一頒人人若慶更生脅從將回心而革面善良得樂土而安居獨是藐焉惟慘之下猶有一事焉不禁其哀號呼籲之皇皇則惟漕糧全徵為今日剝膚之民害矣夫元二三年曠蕩之　恩小民飲之已非一日然試問清查之荒地有司招徠而開墾者其幾此百不及一分者也一朝而盡賦之茲驚魂乍定之衆幹止未寧既徵其熟復迫其荒户絕者難責之鬼輸幸存者竊悲其鄰蹙一二有司奉總漕部院之嚴檄所慮一身參處耳尚顧　邦家新造之百姓哉微臣巡歷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莘等縣極目荒蕪此固昔日户部履畝舠查之區臣不敢瀆陳即其他素號繁邑除此賊氛人民流離播遷户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

人一歲兼豁者熟地之稅糧已竭力報完而全數之徵曰
迫此呼且日甚一日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聞有一二州縣
迫之使輸終是剜肉醫瘡之計大司農益幾石之儲而冬
官已增數百萬賣妻鬻子泣血傷心之衆矣嗟乎盜賊草
心良民安業煌煌 天語是何等 王心而若此一
舉足於其爲賊而又驅之使賊也竊爲 朝廷虛此軫
卹遺黎之盛心矣而況元二三年斷荒以來 京儲何嘗
日壓仰屋之嗟斷此一年則安撫之餘雖少其粒猶有其
民民在而漕輓自然方來若迫之全輸則竭澤而漁不慮
明年無魚乎臣亦曾因漕院移咨及臣即嚴督各州縣依
期完納乃至此不惟民力竭而且吏術窮矣夫總漕之職
漕也臣之職民也臣將坐視其斃不爲請命於 君父
乎抑留此二三孑遺為 朝廷儲不涸之倉也且以臣

今日兩論臣按部山左役將告竣計期不過月餘即可免覩此悲啼宛轉之狀然猶且必冒死代為哀鳴於 君父之前者臣非有所市恩於百姓也實仰體我 皇上好生之心與夫見在良民各安生理之 詔故雖明知沆革之必及而心竊有所欲吐耳伏乞 皇上哀此煢黎 俯從臣請再行蠲荒之 令一年他省不得援例則拯今日之民命適所以裕後日之漕儲也東省幸甚

請沛明綸以普聖化疏 順治四年 高桂

兵科給事中臣高桂謹 題為 皇仁已傳廷臣草澤未悉 德意恭請立沛 明綸以曉愚氓以普聖化事臣惟天下之治亂天下之人心為之也人心安則天下治人心疑則天下亂是誘不當懾之以威而亦宜綏之以德此兵家有剿撫互用之說誠燭於其理也邇者河

問滄州之亂臣嘗請兵征勦以為么麼小醜敢於抗
命横行所謂不待教而誅之者也然大隊強寇既已撲滅
無遺即宜遍行撫綏則賢者感　德而不肖者畏威自
帖然無事矣所以前奉　上傳發兵征勦原為蕩兵土
寇初不波及無辜仰見我　皇上深知灼見民生之休
戚治亂之大源耳倘在外滿漢諸臣不能仰體　朝廷
矜恤至意株連影射殘傷無罪小民則奸宄固惶懼不寧
即善良亦岌岌乎有莫能自必之勢臣癸藿有心獻替無
力久欲繕疏不敢妄瀆　宸聰昨者又奉　上傳
諭以滿洲擅殺良民立置重典滿漢臣工咸在聽聞煌
煌　天語如綸如綍闔朝文武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此
如天好生之仁　宗社蒼生之福也但宣之於
朝而未播之於野慮窮鄉僻壤即有傳説猶且半疑半信

以為風聞未必真耳豈不於　皇上有未暢乎懇祈
敕下該部轉行各處撫按大張明示凡土賊殺人掠財
者罪無赦其或有告訐陰謀不軌者亦審確有據解部正
法在外各官不得徑行殺戮外此有控詞借端誣害良善
者即行反坐使天下知　朝廷意在好生滿漢各不相
疑小民得以安枕將見盜賊屏息地方寧謐普天率土同
祝　聖祚於無疆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嚴飭徵糧之法疏順治四年　劉顯績
戶科給事中臣劉顯績謹　題為嚴飭徵糧之法以釐宿
弊以袪民累事竊惟任土作貢千古之常急公好義人孰
無心但徵失其法致民有不堪而國用因之以缺也從來
州縣徵糧催用什里收用櫃長什里出之甲分以本甲之
人催本甲之銀出入相望無摸也櫃長輪於各保以殷朴

之民司收銀之事晝夜常守無欺也今百姓自封自投書名計件官製平等登簿赤曆曉然共見咸相遵守乃有積奸猾胥乘有司未諳變易成規漸漬貓鼠不用什里而設一二里長不特用一二里長而設一二收頭里長收頭半屬積役侵漁多端欺隱百出一條錢糧盡收入己稱替花户代納毫不交官而州縣中竟不知有櫃矣及當比較寬其緩急多寡以應或庫吏秤收或户房包貯彼此通同挪移抵換更可恨者討僉批文自為起解以火耗與官使官無言官亦以為公私了當不復問也噫此其弊可勝言哉當收之時也欺鄉民愚懦大等重稱無所不至此外票錢使用增名科索至領批起解又以添搭盤費為詞私詐閤里甚有領批日久竟不起解展轉支吾營運肥己倘遇官有遷移串通户房所領批銀化為烏有且此輩無良縱意

浪費必致拖欠太多逃亡貧窶無可追求而此項又派之里下矣小民何辜受此重累有司相因積弊莫挽利歸胥役怨叢守牧良可嘆已我國家鼎建以來百度維新州縣自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但恐遠僻小邑把持已久官即有才驟難更張民困不除凋殘不起伏乞勅各省撫按嚴飭州縣務令宿弊一清百姓自為封納官收吏解不得聽里役包攬庶上可裕國下不病民其裨益非淺鮮矣

請保善類以圖至治疏順治四年　蔡應桂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蔡應桂謹題為滅賊所以安民寧邦在于固本仰祈聖鑒保全善類以圖至治事竊照古帝王兢兢於萬民之上一則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再則曰元后作民父母故雖神武布昭不廢風霆之用其實

戢暴所以安良非敢有拂天心輕戕一民命也今即就山東一省而論盜賊滋蔓煩大兵之剿滅且及一年而殲之未盡殲大兵徹而再發賊衆熄而復起州縣屢報失守人知滅賊之不容旦夕緩矣亦知為民者之至苦乎蓋梟獍之徒揭竿為招其在遠近邨落脅之不從即肆行焚刼是不從賊而死於賊者也脅之不已而從思倖免乎一日之屠戮自後官兵追剿賊衆捷騎飽颺而去剩此以搪突我兵之鋒執而聲之為賊誅不勝誅是又以從賊而死者也夫苟真心從賊何所遁其天誅但其從賊亦死不從賊亦死覺小民全無一綫生路為可憫耳雖然此猶可曰脅從之徒也至於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歎此良民與賊衆分途之際關係天心民命尤切蓋除暴以安良非以除良伏望 皇上勅諭該撫按道將自今以後賊渠必不

可使輕縱一人良民必不可使輕戮一人庶良民樂
覆載之寬而元惡伏雷霆之震矣豈惟山東一省為然即
以行師天下而民命重邦本寧真久安長治之算矣

請革舊污以成新治疏 順治四年　　楊時化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時化謹　題為怙侈實治安之蠹勵
精為開創所先祈革舊染之污以成作新之治事臣聞亂
亡之禍多濫觴於荒淫創垂之猷必作法於勤儉未有革
命維新之世猶仍敝朝侈靡之舊而加甚焉如今日者也
即如宴會一節自恆情視之不過往來之常縱極暴殄有
何關繫不知廢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豈徒縻費貲
財敗傷淳樸已耶請為我　皇上備陳之明季萬曆天
啟之際海內富庶盛極而衰浸淫奢靡固其宜也爾時雖
朝夕過從觥籌交錯一席之費未滿一金而有識者已預

蔓夫官邪賂彰民窮財盡既而果然今海内幸蒙 聖
武底定然瘡痍未起閭里蕭條此正 君臣吁咈相戒
殷鑒不遠之時而諸臣年來日從事於宴會邐醼之費三
倍于昔加以優伶戲劇五倍于昔俸入幾何堪此淫縱臣
不知於何得此財而於何償此費也欲其飾簠簋而禁苞
苴不可得也臣子朝乾夕惕猶慮曠官今纔出公署即赴
賓筵甚有一日幾家徵召者人止有此精神精神既疲於
宴會矣欲其勤於政事無尸厥官亦不可得也孟子所謂
流連荒亡乃見於 聖作物睹之際豈冀為明聽之英
所宜有耶 聖天子在上三尺森嚴萬萬不敢淫朋比
德第當絲竹迭奏優伶獻笑之時欲其言必及義思切贊
襄商政事之得失問民生之利病有此迂腐不近情之事
乎臣故曰曠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也覆轍在前勢

所必至非敢過為不必然之慮妄瀆　聖聰也伏望我
皇上鑒前警後崇儉退奢塞貪墨之原革偷惰之習
勅下禮部嚴為申飭制之度數庶人知廉勤風還淳
樸矣

剔蠹安民疏　順治四年　魏象樞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安民莫先剔蠹乞
賜嚴加澄汰以袪積弊事臣惟我　國家德威廣敷天下
大定即有氷雹蝗蝻所在見告業蒙　聖恩遣員查勘
仰知議蠲議賑旦夕大霈　皇仁矣乃尚有貽害地方
為明手大弊未經嚴行禁革者則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
雜道府州縣之胥吏太濫也此其人雖僅衙蠹之微而其
害實關民生之大地方官果能檢身率下當以清理衙蠹
為第一事蓋必剔去奸惡始可以撫綏善良惟民間不受

吞噬之災地方亦不醸意外之患也倘市棍賊黨皆得竄入衙門將財雜委名目多端廵捕承差額數無定此輩兇猾行徑甚熟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官長不得知下民莫敢告何異民間千百虎狼至於有司衙役多者動以千計少者不下數百而每一名輙有數人朋應名曰副差若非犯法而營窟藏身必係棍徒而倚勢索詐如河南之李肖淮安之徐人傑包藏禍心頑冥無忌又如樂安之王應吉燕永蛟輩平日則倚官以詐民遇變則殺官以應賊總因濫行收用流毒一方雖皆置以三尺臣恐此外此類尚不乏人也夫傳宣奔走自有正員書寫勾攝亦有額數衆奏政簡刑清之治則積惡生事之徒將焉用之伏祈

皇上

勅下撫按併行所屬道府州縣各將本衙門員役細加審汰酌立定額務嚴察其身家並無過犯者方准投用其裁

定數目撫按具册報部有司具册報撫按如狗情滋額藏垢容奸臣等即當指實參論庶大猾無所用其鑽營良民得以免於侵剥其於地方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請求救時實政疏順治六年　魏裔介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為應詔陳言首在召對羣臣以求救時之實政事臣竊觀今天下時事亦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萑苻遍野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哭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遺孽孰非勞聖主宵旰者臣以為此皆不足慮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格或闒茸以保富貴或鉗結以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墨吏轉相吞噬鴟張以嗚得意惟我皇上獨立于上日夜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

昨者撤費參之役正未羅紅之罪　傳諭滿漢官員同
寅協恭勿得彼此偏向遠近惟呼茲又特奉　上傳痛
念民生之不得已博求除弊興利長策自非　天縱如
神烏能洞見萬里如此臣雖至愚結草有心不忍不言而
負　陛下也竊以為督撫鎮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魚
肉民難自存蠲免稅賦有名無實此皆驅民為盜之由我
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謂此數者不足盡天下之務
然吏經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為固足以致太平而無弊要
此數事非精思熟慮未有能得其要領者請　皇上特
勅自今以後凡逢五朝過　皇上內院六部都察院科
道等官即赴　重華殿朝見　皇上一切用人行政
虛心諮訪滿漢羣臣得一體面奏可否仍令史官記注
如是則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

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請詳蠲免諸款疏 順治六年　　王應元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應元謹題為欲究蠲賦之澤須詳應免之款謹陳所知仰祈聖鑒事我朝定鼎六年於玆軫恤傷災除豁荒亡蠲賦之恩屢下而窮民未由實沾誠如聖諭所云有名無實者光明之燭真照逃亡之屋矣然所謂有名無實者臣請得而指陳之如荒地以踏勘為憑亡丁以審編為據乃勘審動逾數月駁查又復經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為辭來歲抵扣又借别項催檄虛應而且起運存留各有額數恩旨雖已特頒款項多未分晰起解之數必欲催之使完存留之物又以為驛站俸糧工食賓興諸事勢在必不可已解者必解支者已支起解已完而未到部者其弊在司府

而不在州縣催徵已完而未支解者其弊在州縣而兼在里書即閒有梢沾涓滴者不過豪棍大姓蠹役奸胥而已二三窮民猶不免於使費之攤派雜項之逼索叩閽無路惟有仰天長嘆漸生不肖之心耳即如臣鄉猗氏丁差之重甲於天下萬歷年猶上丁不過一兩中丁不過七錢下丁不過三錢自經荒寇之後戶口凋耗十去其六祇以支數難減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遺之民梢可存活者丁至數兩即貧無立錐者亦每丁一兩矣日復一日將使富者亦貧貧者必逃累民生而縮國用恆必由之今三年以前拖欠者盡免矣四年以後蠲豁荒亡之數或應在起解或應在存留俱應預行頒布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謹陳安攘十計順治六年　劉武元

欽差巡撫南贛汀韶惠湖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　國事懷憂效忠無
策縷陳愚見以裨安攘大計事臣聞自古帝王之定天下
也以兵威治天下也以仁政威足以剪羣雄仁足以治人
心故詰兵治戎興文發政張法紀以肅羣工總綱維而貞
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自宸衷使內
外文武諸臣開誠布公以撥亂反治為心以靖寇安民為
務庶治理可臻而風俗可變也我　朝定鼎之初首下
蠲卹之　詔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莫不稱頌
而歸向之也是以一征而江浙定再征而閩廣服黔滇諸
邦旦夕可以版圖天下之大未有如今日者夫何而將帥
蓄謀激成異變江西一叛而廣東隨之良由圖之不早以
致釀成大患也孰謂滿洲舊人中無特出之才略乎且

命將出師道途遥涉動經歲月運糧載草勞民動衆及
殺賊焚城旋即班師又無重兵以彈壓之苟且塞責終成
何濟臣以為　國家之大事在兵得一省必鎮定一省聯
絡聲勢既不煩於遠調呼應即靈又不難於速滅而久安
長治之策端在於此臣愚陋無似身受　皇恩隆重竭
蹶圖報則巖疆之事親歷三年深有見於時勢之難言也
固不敢輕言而終不得不言臣伏枕憂思心血已竭就今
時之所宜者條為十策披瀝密陳總期宣揚　聖德而
齊一衆志共銷未萌之患以鞏　皇圖一統萬年之業
也伏乞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曰選大將以張撻伐夫總兵一官全疆之安危繫焉得
其人則克以勝不得其人則易以亂令之大將必須

簡用滿洲並武振超哈之官選有才勇者足以鎮服兵將
教練有方約束有法處無事之日則休養銳氣當戰陣之
時則奮命衝殺區區土寇豈真不能滅與今時則不然也
領兵頭目動以百計平時全不操練出兵並無行伍借賊
害民縱兵焚掠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勢以作威福分其
貨財以充橐橐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又安望其臨陣服
衆哉速宜慎選滿將以張撻伐之權伏乞　聖裁
二曰議節制以重事權夫總督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
鎮將服其節制兵馬聽其調度任至重也巡撫則次之亦
有提督軍務之　命武職如將領衛所等官立聽節制
調度舉劾　勅書開載甚明今有提督總兵有鎮守總
兵皆稱曰軍門而道府等官皆其所屬即前任江南督臣
洪承疇刊布條約提督及總兵等官不許擅稱軍門不許

揔理民詞示禁甚明悉置不問至於征調兵馬時出時入
朝撫暮勦倏往倏來無怪乎兵驕將悍自總兵養成之也
即如逆鎮金聲桓手握兵權毫無忌憚委撫道委府縣遣
兵調將一聽其指揮何事不可為也從來總兵職專戎務
不得兼轄有司前轍可鑒亟宜申明職掌以重節制之權
伏乞　聖裁
三曰用新舊以奠疆圉我　清朝兵威所至無遠不服
臣以為得之易治之難今天下非乏人才也大抵新官通
文理而少擔當舊官敢擔當而疎文理方今　聖主求
賢圖治任用舊官如江撫章于天非舊官乎先事失於調
停臨事不能擔當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命受兵部偽
職為之打造砲車其忠　君愛國之念何在臣日為痛
恨切齒者此也如今日需才甚急當不論新舊各官擇其

老成持重歷官最久有擔當而通文理者以之擢用要地
運用籌畫必有功業可覩伏乞
聖裁
四曰議巡方以專責成夫按臣以察吏為事故一年報
命凡藩臬守令等官事事則稟其意而為之虛實輕重
惟彼所欲耳至明季則綜覈武職秉權太重行事太過不
論賢否勇怯以舉劾為招權納賄之門如巡按董學成者
聞以劾將召侮索饋遺索金珠至再至三而一旦釁起不
測激成大禍臣愚以為憲綱一書可為矜式各省督撫皆
兼都察院職銜按臣一小御史耳皆當統屬於督撫如按
臣巡視一方必親臨各縣宣揚
聖德問民疾苦興利
除害鋤奸剔蠹而已至於委查盤拏訪犯皆明季陋習已
奉
旨禁革今巡按仍不遵依名為查盤實為納賄至
于拏訪犯當從巡按衙門始一切書門承差皂快等役皆

本土人也平居作蠹害良家資盈滿恐府縣處治則鑽充
為役公報私讐買訪賣訪而真正大奸大詐槩以賄脫其
間廹害良民者不知凡幾須痛加革禁總之按臣專以察
吏為事如將領有不法之事必先揭報督撫劾明會疏
題參不得因以小忿起釁伏乞　聖裁
五曰設部官以司兵餉葢兵以餉為主無餉是無兵也今
各省經制已定而糧餉必需不過以本地之所輸供本地
之所用而京運其可盡留乎宜設部官一員經畫錢糧商
搉等項稽查缺伍侵冒等弊按數扣除隨宜區處再有不
足仰給於　朝廷撥補於別省相繼發給使賦有常額
兵有常食庶將士得免於籍口而糧餉不至於冒濫此經
久之道伏乞　聖裁
六曰重兵備以資彈壓竊惟初闢之疆整頓維艱所頼二

三兵備道臣分猷共理凡籌兵措餉察吏飭戎皆監司之責一轉而巡撫再轉而總督權綦重而體原尊今之兵道總鎮視為屬員兵將之勇怯營伍之虛實兵馬之缺補糧餉之盈縮道臣不敢過而問焉日望風承旨於鎮將之下如少拂其意即群聚豪吠而煌煌　勑書皆不顧焉臣以為鎮道一體而將士皆其綜覈以儲節鉞之選伏乞

聖裁

七曰議陞調以勵將士夫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　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果能摧堅克敵屢著功績者即當加以優賞別為陞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然將可陞而兵不可調也今之將官素養悍卒自備壯馬凡有不測一呼即起其應如響且三年五年久居一方陞轉無期此功臣所以灰心戰將為之喪氣也臣以

為有功者亟當陞調然陞一將即補一將充其缺而統其兵一轉移間則耳目新而驕悍馴得免召釁之虞矣伏乞

聖裁

八曰慎降將以用北方蓋降將者中懷叵測原以勢窮力竭不得已而降之也皆宜帶赴京師或給口糧之資以贍其家或授閒散之職以禁其身總之非我腹心必有異志降兵亦然如逆鎮金聲桓所委巡撫耿焞者今幸總督宣大南北遠隔呼應難通若近在江浙能保其不附和金逆而叛反乎臣愚以為降將降兵均須安置得宜萬不可仍留之要地也伏乞

聖裁

九曰選守令以撫殘民且養兵之費皆出於民而兵行之處民先被害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

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為人擇地須為地擇人凡地方緊

要之處尤宜擇其年力精强才氣超羣兼通武事者用之有能加惠黎民廉明稱職者以三年為率即行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武功並論即行超擢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者即由此而為兵備為撫為督無不宜者惟以治效為準今之守令皆屬於鎮將之門昔皆列位平行今則手本謁見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過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所當痛革者此也今當兵馬繁興之際糧餉必需為守令者必將追求於民妻孥鬻於草料髓骨竭於徵輸鳥驚魚散老弱流離狡健者勢必羣聚為賊是以撫之而不信諭之而益憤矣必得守令之賢者知民疾苦曲為化導寓撫字於催科之中而養之愛之民未有不親於上者故民安而邦本固此保治永世之良圖也伏乞

聖裁

十四設啟心郎以奏機密夫督撫之下不過一中軍旗鼓而已左右皆漢人凡機密軍情未必如心腹之人而可與相商酌者即有密切奏
聞一經寫疏未發而傳聞已遍所關最大臣愚以為當照各部之例凡督撫衙門宜設滿洲啟心郎一員使緩急得以商確如係密
奏亦以清字具疏庶傳宣當而軍務亦有裨矣伏乞
聖裁

以上十策實出為
國愚忠臣目擊時事日壞處處皆然非專為南贛而言也若不及早整飭必為將來禍亂之階臣拙直無學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
皇上俯賜
睿覽大奮
乾斷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部臣
密議速覆施行

備述贛南殘苦疏 順治六年　劉武元

巡撫贛南汀韶惠潮郴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備述贛南傷殘困苦之狀併叅酌撫臣徵蠲錢糧之議仰祈
聖裁事竊照江西一省惟贛南兩府偏居東南遠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勦官兵與逆賊相持最久恢復獨遲而各屬地方無一處不慘遭焚戮流徙逃亡誠亘古未有之有也斯時兵火之餘人心未定土寇旋生及臣於抵贛之後遍示招徠設法疏通於是商民漸有近悅遠來之衆痛自省逆叛犯而廣賊隨之蹂躪至今一載有餘百姓之强壯者悉驅而充當賊兵老弱者盡脅而輓輸糧草且土寇僞官派糧派兵擾害不已是贛南之民死於鋒及死於勞役並死於凍餒者强半矣以今日之地方言之廣逆雖除餘孽實繁有徒南安初復南雄尚爲賊踞如南康信豐會昌興國四邑止餘瓦礫空城雖經委官料理尚未敢遽責成效又如瑞金石城安遠

龍南等邑臣方行撫順勦逆之令猶未能旦夕安寧他如
寧都為賊首彭賀伯竊據崇義為化山偽燕王抗拒負固
日久屢招不順臣正議發兵進勦東征西援左支右吾方
苦糧餉之不繼實刻刻引領仰望於江南之接濟者不啻
迫切於四月二十三日接撫臣朱延慶揭帖為酌議堪動
錢糧等事一疏又於五月初四日接撫臣朱延慶揭帖為
地方殘破已極等事一疏臣知撫臣詳籌兵餉備極苦心
閩之井井有條為經　國訏謨然錢糧事宜悉屬撫臣職
掌臣何敢越俎而參酌焉但兵寇頻仍之後驚魂未定逆
孽未除當如何撫字而綏輯之庶幾民漸歸附今值鋒鏑
之餘救死不贍一經催徵敲骨剜髓有命難保是驅之從
賊也何時是休息之日且虔地之民猶望蠲卹之　詔
頒行忽聞全徵之文屢下將有撫之不信諭之而益憤者

撫臣謂四年民欠全省祈　恩蠲免無容再議如五年
錢糧半為偽官徵收半為土寇擄掠羅害經年舊欠從何
辦納至六年新糧撫臣雖遇災荒概不蠲緩之議臣以為
兵餉勢難虧欠錢糧未易全完或南昌等府猶有收穫以
輸正課若贛南各屬萬難全徵以辦軍需即欲竭力追比
其如逃亡絕户何以臣之管見徵熟免荒向奉　恩旨
合無請　勅撫臣朱延慶差官逐邑踏勘定以分數照
例分別　上請以示我　朝廷軫卹殘黎之仁而民
心未有不悅服者倘一概涸徵徒有全徵之名實召庚癸
之呼如贛營兵餉舊欠未補新缺半載臣斷不敢仰給於
江西仍遵前　旨祈　勅接濟於江南也臣籌兵慮
餉刻刻關心揆度時勢見聞最真不得不披瀝陳言伏乞
皇上俯念殘地疊遭焚刼兵餉接補無期統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顲陳辰常急切情形順治六年　　徐勇

欽差鎮守湖廣辰常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臣徐勇

謹

題為恭報辰屬急切情形並乞專　勅大兵務期

大定以靖邊圉事竊照辰常昔為腹幅今作邊陲界連未

開之黔粤實當湖北之要衝且苗猺雜處惟辰屬一州六

縣或有相去紅黑諸苗於數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鄰而居

者沅州鎮草為最盧溪溆浦次之侵掠不時撫馭莫測兼

辰州城廓之外河以北即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款雖書

清號而猶復抑用明印强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可知

更有茶溪之十王瀘溪之姚三嘯聚焚掠出没司苗為害

最深此在無事時亦宜戒甲修矛以備不虞之隙况全楚

之賊向猶分屯各路彼長此雄今皆逬聚湖南徑成窟穴

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騰蛟首先被縛雖代謀之元兇已翦而王馬焦虎等逆尚漏 天誅臣私冀聖明廟算無遺必餘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凱倏班然猶望固山圖賴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互應之需詎圖賴又復北調矣或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彼此勉力支持共勷 王事其如地方失陷靡常十無存二以前猶不足而今更復不足矣臣且不言永道之危闔如疊卵即今臣未入境之先已據報蔡晴於初六日告失矣黔陽於十八日告陷矣沅州於十九日告潰矣鎮筸於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已踞我武岡一帶馬進忠已距我靖州一帶王進才已距我沅黔一帶時下皮熊與楊光謙從清浪而下林得勝從平溪而下張先壁王璽從黃坪白而下袁宗第從思南而

出王祥從石阡而出劉體乾從印江而出郭石二逆從涼傘等處而來曾楨子熊虛等賊聞從廣西徑奔會請而來俱皆分頭復起欲以風鶴之衆而當怒蛙之銳勢自懸殊況將非 聖明遴選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實兩非故賊得長驅無忌如入無人之境嗟嗟湖南何等時日何等賊勢而將可以委署代庖乎兵可以驅市人為戰乎雖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今賊中逃回者曰逆謀剃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非勦湖南也狡賊剃髮而偵我兵之虛實易我兵欲假扮而入賊中之細探難也臣屢仰沐 聖恩惟灑一腔熱血力堵力勦以固長疆所痛惜者數年來 朝廷不知費若許金錢動若干糧草更勞若多士馬三王開之於前親王繼之於後乃至隨復隨失者遡厥所由皆緣一簣未覆遂致九

伋功廢總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兵一旅也　皇上果以臣言不謬速張　乾斷不拘何旗大兵立行　勅發專勦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統俟大定之日再議班師庶危疆有磐石之安邊陲成股幀之固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丶備述地方殘苦疏　順治七年　劉弘遇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弘遇謹　題為備述地方殘苦之情仰祈　聖恩垂鑒事竊照山右自逆姜倡亂徧地伏莽百姓殺戮過半財物焚掠殆盡廬舍坵墟田園荒蕪晉民至此已不堪過而問焉然　王師征伐大同而糧草猶取辦於山西則輓輸接濟民之財力雖竭未嘗敢緩幸而姜逆授首方罷雲中供應復有保德攻勦圍

困日久所費浩繁今保德雖破府谷尚未歸服府谷困屬
秦疆而秦有秦晉供餉之議鄰近州縣搜括已盡勢不得
不派取於近省地方往返一千四百餘里轉運之苦更倍
於前保德府谷已共計用派過米豆三萬六百五十五石
九斗草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五束尚無底止小民髓
枯血盡何以堪命且也五臺地方劉永忠高鼎等賊負固
險岩乃腹心之憂會兵扼勦時刻難懈見在駐彼官兵一
萬三千有奇馬騾一千七百九十餘匹分汛堵困經今數
月而日費不貲除該縣支應外又派各州縣輓運過粟米
一萬三千三百三十石料豆七千六百五石雜糧二千石
草八萬二千五百五十束亦無底止總不出此殘黎辦納
嗟乎今日運大同保德明日又運府谷五臺途中往來如
絡百姓老弱載道是以前運之背未了後運之催獻復如

故煢煢殘遺日供輓輸農業因而荒廢所以晉民日見其
窮愈見其苦也即使年逢大有猶不能以有限之精脂供
此無已之徵求況今歲雨暘愆期二麥未收秋禾雖云晚
佈又值飛蝗災至所過之處食傷無遺顧此刀踞垂盡之
餘生既困軍餉疊加復苦耕種失望是地方之殘再莫殘
於晉省百姓之苦更莫苦於晉民矣臣承撫字觸目傷心
安忍坐視日惟嚴責有司多方撫摩極力愛養而生全之
然臣覩此荒殘痛苦之景象敢不仰體我　皇上視民如
傷之至意據實言之至於入夏以來旱魃為虐二麥無收
及今蝗災見告臣已前疏奏報矣謹將前項情形具疏上
聞伏乞　聖鑒施行